



AI生成图

晨骑小记

□蓝云

夏日的雨,任性又淘气,说来就来,“轰”地一声就泼下来,可总是来得急,去得也快。雨一停,天地像被重新洗过一遍。风里的热意渐渐浓了,蝉鸣的前奏藏在树叶间,海岛早已是盛夏的模样。

天亮前的那场雨,把我从梦里拽了出来。一大早,气温便蹿过30摄氏度,空气沉甸甸的,有一种“透不过气”的感觉。难得一个清闲的周末,突然蹦出一个想法:扫一辆共享单车,去大榭孚竹湿地公园逛一圈。刚跨上车、握住车把的瞬间,掌心竟微微出汗,毕竟十多年没骑了。蹬了十几圈,身体慢慢找回了平衡。车铃按个不停,心中腾起孩子般的淘气,那个夏天似乎又回来了。记得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,是“二八大杠”,也是家里最贵重的大件之一。那时我的个子还没车把高,跨不上高高的车架,只能把腿从三脚架下伸过去,一脚一脚半圈蹬,竟也骑得呼呼生风。

耳机里放着轻快的音乐,拉我回过神来。三脚架下那双曾经够不着踏板的脚,如今已稳稳踩在脚踏上。骑行在凉意十足的晨风里,枝头有鸟儿叽叽喳喳地叫,路边的树木一排排往后退。马路笔直通畅,香樟树四季常青,这浓郁的香气只在夏天才能闻到。行色匆匆的上班族、悠闲散步的老人、牵着小狗的行人,在马路上交织成一幅流动的市井画卷。雨后的空气里,栀子的甜香丝丝缕缕浮着,混着环卫工人修剪草坪留下的草木清气,青涩而干净。柔和的晨光漫洒下来,海岛的轮廓渐渐清晰,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。路旁木槿开了,绣球花五颜六色,一团一团簇拥着,合欢也粉粉红红缀满一树。我突然产生一种错觉,像是骑行在春

天里。

一路上慢悠悠地骑,忽然一声“加油”传来。一抬头,原来是碰到了晨骑的熟人,笑着打声招呼。骑车的大多是年轻人,有的全副武装,有的轻车简从,时不时轻轻松松超过我,背影很快消失在拐角。我不羡慕,也不追赶,只是握稳车把,眼睛望着前方的路。骑到大半路程,腿脚开始发酸。搁年轻时,这6公里根本不在话下,可如今到底不是当年了。最近膝盖总使不上劲,腰背也时常发酸发僵。稳住车把,调整呼吸,再放慢速度。踩踏实了,交替换脚发力。渐渐地,酸胀感褪去几分,脚下的车轮越转越快,我的心也随之飞扬。额头虽沁出细汗,但海风一吹,凉丝丝的。这般松弛自在,是忙碌半生从未体会过的惬意。

路渐渐窄了,两旁的樟树换成了水杉,空气里浮起湿润的泥土气息。抵达孚竹湿地公园那一刻,视野豁然开朗。树木葱葱郁郁,绿意四下弥漫。推着自行车前行,晨练的人三三两两从身边经过。木栈道蜿蜒入画,野花竞相盛放,云朵在湖面缓缓游移,飞鸟掠影稍纵即逝。远处码头传来低沉的汽笛声,像一声悠长的问候,与水面的鸟啼遥相呼应。芦苇长势正盛,浅水滩上,偶尔露出水面的白卵石闪闪发亮。湖水轻拍岸沿,隐在芦苇丛里的荷花带着几分慵懒,似开未开的花瓣随水波轻晃,像无数枕在水面小憩的梦。

和路边丛生的百日菊道别,打开导航,另择一条小路,跨上单车慢慢往回骑。风从肩头掠过,拂过我的脸颊。车轮向前,一路碾着细碎晨光,稳稳驶向道路延伸的远方。

盛放在露台的彩虹

□黄瑾瑶 文/摄

烈日浓荫,夏花绚烂,葱茏的夏日热情而蓬勃。

家有“日日醉朝霞”的日日春,也有“花繁翠似钿”的牵牛花,但我似乎更钟情于一种小微的花,体量娇小却开出了一片缤纷世界、人间天堂。有妃红的、稼红的、深红的、鹅黄的、金黄的、粉白等色,大朵的、小朵的,单瓣的、重瓣的,美得像天上的彩虹,在阳光下咧嘴欢笑——太阳花,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花。

太阳花学名大花马齿苋,又名松叶牡丹,一年生草本植物。花期6月—9月,日开夜闭,极耐瘠薄。每到夏天,我家的露台成了太阳花的展台,十来盆花儿齐齐摆在围栏杆上,云锦般艳丽。

清早,当第一缕晨曦轻洒露台,那些含苞欲放的蓓蕾就轻轻颤动,等待着阳光的临幸;万物尚未苏醒,太阳花已经完成了第一场朝圣。太阳刚刚露脸,花儿便惺惺然地张开了眼,舒展开翠绿的裙裾,展露烂漫的笑脸。那花瓣薄得几乎透明,像蝉翼,像绢纱,一副轻触即碎的模样;可就是这薄如蝉翼的花,阳光越是热烈,叶儿展得越开,花儿开得越闹,好似一群快乐的孩童争宠般冲着太阳笑。一阵风吹来,花儿轻摇,仿佛孩童们齐齐颌首向着太阳歌唱。夕阳西下,笑了一天的花儿似是累了,次第合上双眸,沉沉睡去。

因为有了太阳花,女儿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数花朵,然后播报今日的“花情”：“今天开了100多朵耶!”常常能听见女儿这样的欢叫,她还会用数码相机拍几张照片,存到电脑里作桌面。而母亲则会在傍晚细心浇灌,沐浴在夕晖里,母亲的脸上总挂着满足的笑容。她们的欢愉感染了我,我也开始多留意这些花,时常驻足露台,陪着母亲一边浇水一边闲聊,只是彼时大部分花儿已收拢花瓣,只剩

零星几朵仍在盛放。

我问母亲：“这些花明天还会开吗?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可是开过花瓣看着已经衰败了。”

“开的是新花蕾,明天会绽放。”

“那单朵开过的花,它的生命岂非只有一天?”

我惊奇之余,多了几分感慨,不由得细细端详:一大批成熟的花蕾傲然挺立,花瓣裹得紧实,养精蓄锐等候明日登场;已然开败的花朵掩映在花蕾后方,好似一场盛大演出落幕之后悄然退场。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,我总觉得残瓣还带着淡淡的笑意,一种谦让的笑意,收拢身躯,把更多向阳的空间留给明日待放的花蕾。它们前赴后继,朝开夕落,各自演绎一日的绚烂,合奏一曲生命之歌。单论这份盛放之美,它们反倒胜过昙花与樱花。怪不得母亲养了满满一片,播种、育苗、移盆,忙得不亦乐乎,还分送给小区不少老姐妹。或许母亲送出的不只是花,更是花朵承载的生命意蕴与热烈昂扬的精神。

从初夏到深秋,太阳花经久不衰,始终一往情深地朝着太阳盛放。单朵小花仅有一日花期,却无畏无惧,前赴后继,新旧接续,生生不息。恰似那些为理想、为光明,在风华正茂之年奉献生命的先辈,以赤诚初心绽放至极致。

太阳花极易养护,自播繁衍能力极强。听母亲说,家中有一盆便是自行野生长出的。几分薄土、几滴清水、几缕阳光,便能星火燎原、蓬勃生长,予人整夏的惊喜与赞叹。明年夏日,它们定然还会在露台生根抽芽,开得更浓艳、更饱满。纵然花期短暂,宛若惊鸿一瞥,可只要热烈盛放过,便再无遗憾,留给世人长久的称颂与赞美!



露台上盛放的太阳花。